

人脑·信息·认识

主 编 张 文 成一丰 张克忍
副主编 张周志 崔祥瑞

陕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海潮

封面设计 孙恩戈

ISBN 7-224-03201-8/B · 63

定价:7.80 元

人脑·信息·认识

主 编 张 文 成一丰 张克忍

副主编 张周志 崔祥瑞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人脑·信息·认识

主 编 张 文 成一丰 张克忍

副主编 张周志 崔祥瑞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教育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 插 250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24—03201—8/B·63

定价: 7.80元

大特圖委西。繪圖與界由示奉國奉。林支伏大特特錄出月入
這。林費更不。特勢已對作本民志同二案並獎。華以貴師學
。繪圖與一我

前 言

告辭

日1月01年8891

认识论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特别是认识的微观机制及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问题，已成为近年来认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为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从哲学上对这些材料进行概括是时代赋予哲学工作者的迫切任务。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我们写作这本书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本书由张文、成一丰、张周志于1986年提出论证并开始研究、撰写。各章的执笔人是：绪论，张克忍；第一章，崔祥瑞；第二章，张文、李晓娥；第三章，张文、贾宝云；第四章，朱自贤；第五章，江崇国；第六章，江秀乐、张周志；第七章，张周志；第八章，王恒君；第九章，张文、张周志；第十章，成一丰；第十一章，张周志。全书由张文、成一丰、张周志修改、统稿并最后定稿。

本书参阅了大量的现代科学技术资料和认识论有关文献，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某些成果，提出了我们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以期与哲学界同道们共同研讨。由于我们水平不高，理论修养不足，肯定会有不少缺点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在写作出版过程中，受到陕西省高教局、西安医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陕西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和陕西

绪论

认识论的过去、现状和发展趋向

认识作为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活动，早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不等于认识论。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理论体系。只有当人们反思什么是认识？认识一般是从哪里来的？人的感觉器官能否获得认识？怎样获取认识？思维能否提供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的认识？人们得到的认识是否正确？怎样才能达到正确的认识，获得真理？认识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过程是什么？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等等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时，才开始了认识论的历史。

认识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索、发展和坚持真理、反对谬误的斗争史。

一、认识论史反思

人的认识与人类自身的历史是同步发展的。当人类还处在野蛮的蒙昧状态期，把自身同自然界浑为一体，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时，是谈不到真正的认识的。只是当人类把自身从自然界分离开并同自然界对立起来，成为自觉的人时，才开始了人的真正的认识。远在古代，不论是希腊罗马的自然哲学家，还是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都开始了对世界的物

质本原的思考。他们把世界的本原看成是火与气，或火、水土、气（西方的“四根说”），或金、木、水、火、土（中国的“五行说”），或原子等等，都是对构成世界的物质本原的一种直观猜测，也是对具体的物质形态的朴素反映，表明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尚处在初始阶段。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欧洲古代早期萌芽状态的自然科学。它同哲学浑然一体，名之为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作为人对客观世界的朴素反映，还不是认识论。反映是认识的首要前提，是认识论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对自然界的反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朴素的反映到形成认识论，再到建立科学的认识论，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

如上所述，古希腊最早的一些哲学家，所注意的只是寻求世界万物的本原，并未自觉地研究人的认识问题。从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0—470年）开始，接触到了认识问题，有了反映论的朦胧思想。他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流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他所提的“逻各斯”，就是猜想到感性对象——“火”本身的规律。对“火”的认识，可以说是反映论最早的萌芽，从此有了经验论的思想。他说的“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①灵魂的活动是外部刺激的结果，可以看作是反映论的萌芽。

后来，唯物主义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5—435年）提出了“流射说”，认为一切物体都不断地散发出极小微粒状的流射物，人的感觉就是由适于各种器官孔道的流射造成的。恩培多克勒的这一思想，直接成为德谟克利特提出

^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影象说”的先导。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年）从原子论出发，吸取了“流射说”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影象说”。他认为，万物都投射出各自由原子构成的影象，影象保持着原物的特性，刺激人们的感官，便产生了感觉和思想。“感觉和思想是由钻进我们身体中的影象产生的”。^①“我们能够看见东西，是由于影象投进了眼睛的缘故。”^②他还提出“蜡块说”，把外界事物在空气中留下的印记和这个印记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感觉，比喻为物体在蜡块下留下的印迹。德谟克利特的这种思想，已较为自觉地探索认识的起源，并猜测到了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

这种主观对客体的反映，无疑是唯物的，但又是非常朴素的。由于当时科学条件的局限，这些思想并不是从科学的观察、实验的事实材料中抽象概括得来的，也无法由科学的实践予以验证，很难使人理解或信服。另一些思想家或哲学家，便从另一条思路、即从主体自身来思考，于是便产生了种种唯心主义的臆想。

最早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500年），已开始了从相反的思路认识世界的本原。他把抽象的“数”看作是独立存在的东西，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

“没有数，人就不能认识事物，也不能思考什么。”^③数是个抽象概念，把世界万物设想为数，表明了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一定发展。但把万物规定为数，显然是神秘主义。在欧洲哲

^{①②}《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0、47页。

^③转引自《欧洲哲学史上的唯心论哲学》一书第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学史上，毕达哥拉斯是最早的唯心主义理性派。

到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年），他明确提出了“天赋观念”，成为理性派的代表人。随之，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建立了庞大的唯心主义理念论体系，同德漠克利特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形成了尖锐对立。柏拉图把“理念”看作世界的本质，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理念”派生出来的。这是彻底的唯心主义。但他把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认为“实际事物”、“影象”都是“可见世界”，是人们可以用感官感觉到的对象；而“可知世界”即“理念世界”，则不是感觉能达得到，而必须利用“影象”才能达到。他第一个把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种形式，认为感性（即感觉、印象）所把握的是“可见世界”的影象那是低级的、不真实的；知性所把握的是数学研究的对象，还不是最高的；只有理性是最高的形式，能认识理念。虽然他把“理念世界”看作是世界的本质，把“可见世界”看作是“理念世界”的影象，但是，他毕竟开始了对认识本身的反思，可以说是认识论的真正开始。

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总结并改造以往认识的成果，对认识作了潜心的研究。他第一个提出了“实体”概念，把“实体”看作是存在的基础，看作是认识的真实对象，并把对事物“共相”、即形式的认识，作为认识的目的。他吸取了德漠克利特等人的朴素反映论思想，强调感官知觉的作用，认为外界客体是感觉的来源，认识开始都是起源于经验的。在他看来，感觉是通过感觉器官感知事物的形式，每一种感官都有它的独特的感知形式，几种感官联合起来可以感知复杂的事物。他直接运用了

德谟克利特的“蜡块说”，把灵魂比做蜡块，认为感觉就像外物在这个“蜡块”上留下的痕迹。这是唯物主义朴素反映论的表现。他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逻辑范畴，创立了以演绎为主体的形式逻辑，奠定了形式逻辑的基础，表现了古代人高度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水平。这是他对人类认识发展的伟大贡献。但他却把感觉和思想分开，认为感觉依赖感官，即依赖于身体，而思想则不依赖身体。这样，感觉就只能感知事物的形式，而不能感知事物的“质料”（即本质）。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正像蜡块只能接受黄金印成的图纹，而不是黄金本身一样。这又否认了认识来源的客观性，带上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倾向。

中国古代哲学，同欧洲古代哲学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在反映论问题上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直观的、猜测的朴素的反映论。

总观古代的朴素反映论：（1）直观到客观的物质世界是人类认识的对象，肯定了人的感觉是受外物的刺激引起的，是客观事物在人的感官中的影象。它们已涉及到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但并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提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不论是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德谟克利特的“影象说”、“蜡块说”，还是《易经》的“观物取象”说都是对主观反映客体的模糊概括，都是把主体和客体各自孤立了起来；（2）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的灵魂所作的种种猜测，表现了笼统的思维抽象和概括的能力，但同样也是把主体和客体各自孤立起来，或者从客体方面作直观猜测，或者从主体方面作主观臆断，都是对世界本质和统一性的主观猜测。它们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反映的直观性。这同古代萌芽状态的自然科学是

密切相关的。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观察仪器没有，人们只能凭借感觉器官来直接感知。然而，感官的直接感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靠感官直接得来的认识，不能不是表面的、粗浅的，甚至是错误的。

第二，思维的猜测性。古代哲学家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性、特别是对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灵魂的认识，虽然是运用了朴素的思维归纳法，表现了较高的智慧和思维抽象概括的能力，说出了深刻的哲理。但这样的知识，既无实验材料根据，更无科学家实践证明，就不能不是概然性的、猜测的知识。

第三，主体的被动性。古代哲学家已猜测到了人作为认识主体的作用，他们讲的“思想”、“心”、“心灵”、“灵魂”等等，都表明了主体的作用。但主体是什么？它怎样反映客体？各派哲学家并不清楚。他们都是被动地反映或猜想客体，或猜想灵魂，都没有认识到主体的能动作用，更没有把认识问题概括到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来。

但不可否认，这种直观的、猜测的反映论，却开辟了一条认识是由客体向主体潜入的道路。它不仅对反映唯心主义先验论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为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奠定了基础。

近代，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和日益社会化，各门科学已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促进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使唯物主义反映论摆脱了古代反映论的直观、猜测的朴素性；同时，也推动了思辨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系统化，把认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代哲学认识论，就是在实验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黑暗统治，科

学要求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近代哲学要求批判经院哲学，发展自身。所以，从17世纪开始，注重了对本体论的研究，同时认识论也被提到重要的地位。18世纪后，认识论问题便上升到了哲学核心的地位。关于认识的来源，感性认识的作用，思维的能动性，理性认识的重要意义等问题，成了认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于是，围绕人的认识问题，出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两大派别的对立和论争。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在批判经院哲学的斗争中，第一个建立了经验论的原则，成为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创始人。他认为，“知识就是存在的映象”，只有“从感觉原始知觉开始”，才能获得认识。但他又看到感官是有局限性的，必须用“实验”来补足。他认为，科学实验比感性直观更优越，“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界的解释，乃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①

霍布斯（1588—1679年）继承了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原则，进一步明确了感觉是认识的开端。他把人的一切知识都看作是从经验获得的，但又看到感觉经验只能告诉人们关于现象的知识，并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只能依靠思维的理性推理。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他却把理性推理看成不过是对感觉经验材料的相加或相减，并没有认识到它已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因此，他没有解决认识的起源问题和理性认识的作用问题，为怀疑论留下了活动的地盘。

笛卡儿（1596—1650年）怀疑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认为感觉并不能使我们认识事物，感觉不仅是靠不住的，而且

^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5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还常常欺骗我们。在他看来，只有理性认识才是可靠的，才有确定性。他从普遍怀疑的原则出发，提出“我思想，所以我存在”的命题，从而走上了“天赋观念”论，根本否认了认识的客观源泉。在欧洲哲学史上，他第一个建立了唯心主义的唯理论体系。

斯宾诺莎（1632—1677）特别重视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同笛卡儿一样，也认为只有理性认识是可靠的，而感性认识则不可靠。但他却又与笛卡尔不同，承认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人的头脑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真理的标准不是上帝的启示，而是人的理性本身。他是欧洲近代唯物主义唯理论的主要代表。

洛克（1632—1704）反对唯理论，进一步发挥了培根的经验论原则，对经验作了全面的论证，在西欧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体系。他反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提出了“白板说”，把人的心灵比做一块白板，认为板上没有任何观念，只是由于后天的经验，才在白板上留下了“印迹”。他强调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映象”坚持一切认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

贝克莱（1684—1753）抓住洛克思想中“内部经验”等不彻底的东西，利用洛克的经验主义路线，力图把认识限制在主观经验的范围内，完全否认唯物主义经验论。他把一切事物都说成是主观的产物，认为感官感知所提供的任何对象都是观念，从而作出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唯我论的荒谬论断。

休谟（1711—1776）继承了贝克莱的经验论，走向极端，完全否认经验能上升到理性，把经验论推向了不可知论

他认为贝克莱并没有把唯心主义经验论贯彻到底，因为贝克莱还承认“自我”、承认精神实体的存在。在休谟看来，一切观念都来自感觉，“在心灵前面呈现的，除了知觉以外，是根本没有别的东西的。”^①完全走向了不可知论。

18世纪法国的战斗唯物主义哲学家，起来批判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同时也批判笛卡儿的“天赋观念”，把17世纪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研究了人的认识过程，注意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一方面发挥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认为“感官是我们一切认识的来源”，^②克服了洛克的经验论的不彻底性；另一方面又注意到理性思维的作用，认为只有理性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真实本质。狄德罗（1713—1771）指责贝克莱的哲学，说它是一架发疯的钢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的钢琴，宇宙的全部和谐都发生在它身上。”^③他提出“琴键说”，把人体比做一架具有感觉和记忆的钢琴，外物弹它，才产生了认识。爱尔维修（1715—1771）既坚持认识是对客观事物反映的原则，又论证了人的才能和道德都是后天获得的，人的精神、美德和天才都是教育的产物。霍尔巴赫（1723—1789）坚信感觉经验是可靠的，认为人借助它完全可以认识世界，人只有凭着感官才能经验这个自然，并发现它的秘密。

法国战斗唯物主义者还明确地把认识看作是人脑的机能。拉美特利（1709—1751）提出“银幕说”，把人脑比做一

①《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00页。

②③《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7、372页。

块银幕，认识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脑髓的幕”上的反映。霍尔巴赫明确地说：“想象在我们身上不过是脑子所具有的一种机能，它可以仿照着它用于外物作用于感官而获得的知觉，……我们的脑子凭着记忆使自己所得到的一些感觉、知觉、观念重新出现，使一些实际上曾经刺激它的感官的对象再度显示出来；它再凭着想象力把这些变化组合起来，造成一些对象或全体。”^①这种对大脑机能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脑的想象力和综合概括的能力。

从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争可以看出，它们对经验和理性这两种认识形式的性质、作用和意义，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推进了认识的发展。但它们都是片面的，各执一端，不理解认识的辩证性。不过，它们的争论，却充分地暴露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为德国古典哲学家把二者统一起来准备了思想资料。

德国古典哲学家从康德到费尔巴哈，都试图把经验论和唯理论结合起来。康德（1724—1804）提出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说”，打开了僵化的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在科学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认识论问题上他却受到休谟的影响，认为从经验不能得到普遍性、必然性的认识，而必须依靠先天的认识能力。他把人的认识过程区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阶段，第一个试图把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但由于他把感性直观形式（时间、空间）与知性范畴（必然性、普遍性、因果性等）绝对对立起来，把现象和本质割裂开来，把人的认识能力限制在现象界，而不能达到本质（“自在之物”），所以不能解决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矛盾，不能理

^①《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33—634页。

解认识中的辩证矛盾，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可知论。不过，他暴露了认识中矛盾的必然性，因而启发并促进了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思维的发展。

黑格尔（1770—1831）批判了康德割裂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并限制理性思维作用的错误，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以思辨的思维方法，把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同时又继承康德把认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的思想，进一步把理性区分为消极的否定的理性和积极的辩证的理性，批判了康德的消极辩证法和不可知论，把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统一起来，论证了认识发展的辩证法和认识过程中思维的辩证发展，使认识内容和认识形式统一起来，成为彻底的唯心主义可知论。但他的认识论和逻辑建立在神秘的“绝对观念”的基础上，颠倒了存在和思维的关系，完全否认了认识的物质源泉。所以他并没有建立起科学的认识论。

费尔巴哈（1804—1872年）批判了宗教和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反映论。他坚持认识的物质前提，坚持外界事物是认识的对象，肯定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不同作用，并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批判是很尖锐、深刻的，击中了要害。但他的批判还缺乏有力的科学证明，仍然停留在巧妙的比喻和逻辑推论的范围内。正如恩格斯所说：“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① 尽管在他生活的年代，自然科学已突飞猛进，特别是三大发现已把自然界的辩证性质揭示出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2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